PL
2705
A557
1777
v.4

式古堂集

關中張雲翼又南甫著

舜待象周公待管蔡論

聖人之處世也因常變而施經權方其常也守經而不失及其變也行權而不疑經以正權權以衛經同歸于道而已象日以殺舜爲事舜爲天子則封之管蔡監殷以叛周公爲相則討之二聖之迹不迴異乎然此其中有常變之不同

經權之不一焉象之罪在欲殺兄舜不敢以一已之私而害天下之公封之以敦友于之愛而封之有庳又以嚴賊恩之戒管蔡之罪在亂天下流言四國危周公且以殆王室公不敢以天下之公全一已之私心存敬畏而身無顧慮辟管囚蔡以昭天下之惡寬霍叔又以存兄弟之好蓋舜之所處者先變而後常故守經而不失公之所處者先常而後變故行權而不疑且舜

之南面在底豫之後端拱無爲手足自敦也公
之東征在危疑之秋殺伐用張骨肉難保也使
象有啓亂之罪則舜必討之使管蔡僨殺兄之
心則公亦可封之二聖之心同歸于道而已後
有害兄之弟如象當如舜封之不幸有亂天下
之兄如管蔡則當如周公討之也噫恩重于法
者天性之和法重於情者人事之斷聖人行其
所無事也六月四日之事豈可同日而語哉

湯禱桑林論

古聖王格天之心殆實存敬畏以與天孚者也如湯之放桀是爲與時偕行以奉若天道旣當乎天天奚有不孚而至大旱七祀且從太史人禱之說遂于桑林至剪髮斷爪則又何也蓋商之天異乎唐虞之天更異乎夏之天揖讓爲公降而傳子以家天下然猶未至革命以放君故謂堯舜當泰和景象之天禹啓當亨通嘉會之

天湯則當肅殺之天肅殺則不和不和則愆陽天實爲之而湯無與也在湯未禱以前豈無修省之實而徒事自責之文南巢以後抱以臣放君之慙德而求諒于天下者不過曰是當天心旱至七祀則天且何心卽以身謝之亦所不惜而又何恤夫爪髮是固將其敬畏之實心以默達于天天方以肅殺不自解湯以心解天之心天之心遂亦孚焉而殊自解故卽爲雨數千里

相格在十日之誠非因其六事之言不然以湯之聖人御宇已六七祀而政猶不節民猶失職耶宮室猶崇女謁猶盛耶苞苴讒夫猶行猶昌耶或曰武亦革命伐甚于放而詩咏綏邦屢豊武之德寧有加于湯與曰是又天也揖讓之變而放伐運會遞降亦天自為之天又何必重自肅殺以重自傷其和而徒病民也

太公治齊周公治魯論

太公之治齊尊賢而尚功五月報政周公曰後世必有簒弑之臣伯禽之治魯尊賢而親親三年報政太公曰後寖衰矣二公之爲治也不同故其報政也亦不同太公以虎踞鷹揚之資果與進退肆伐以振明威周公則忻忻休休昭之以德而淑之以道二公之爲人已異故其爲治也亦各異齊之治在因時魯之治在變俗因時

則功速變俗則效遲望齋曰報政之遲與速卽爲政之王與霸所由辨也尊賢而尚功固取威定霸卒不免陳桓之簒逆尊賢而親親卽家絃戶誦亦不免于哀定有微辭二公咸逆知之豈相扼哉要之報政固難而爲政更難立法不易而除弊更不易功利必至于征誅忠厚自流于孱弱二公之言自其弊而云之也雖然亦難言之矣齊太公治之而魯伯禽治之使周公得就

國爲政魯亦三月而大治五月云乎哉卽以其後論之九合一匡葵丘之會魯雖賴齊以布威于天下然禮樂文章雍雍郁郁爲法後世則洙泗儒風以視彼洋洋大國者何若也爲政者雖宜鑑魯之弱亦勿法齊之强孔子亦曰齊一變至于魯魯一變至于道

孟子功不在禹下論

自古帝王以德則立功聖賢以德則立言而立言亦卽所以立功然功皆有所待而後成以王承帝以賢紹聖功于天下萬世之人與功于天下萬世之道固相等也昔者韓昌黎稱孟子之功以爲不在禹下嘗試論之禹之功功于堯舜者也孟子之功功于孔子者也堯舜必待有禹而平成始奏孔子必待有孟子而道德始尊何

也孟子之時去春秋已百有餘歲周道益衰運會彌下五霸且降而爲七雄一時之士亦惟以口舌取卿相而從橫捭闔之術競相尚天下苦于棼攘楊乘其機以爲我倡其議天下苦于殘殺墨因其勢以兼愛行其教故人心易爲之動甚且如告子之論性而有仁內義外之說淫辭亂正異端叢出不啻若洚水之橫流也誰復知有孔子者是孔子之道至戰國適當存亡之介

需人而傳實猶鯀之九年後不有幹蠱者水將
終于氾濫而唐虞之朝未無平土矣惟孟子慨
然任羣聖之統特推孔子爲集成之聖以尊其
道此如禹之導河自積石龍門而發其源也論
性善說仁義指朱翟爲禽獸斥衍儀爲妾婦貴
王賤霸殷殷正人心以歸于儒此如禹之疏瀹
決排而使之注江注海也于齊于梁于魯于滕
日以後車從者傳食于諸侯此如禹之車船橇

檋行山以表木也迨楊墨闢詖行距邪說息而
孔子之道以著此又如禹之同九州居四隩滌
九川陂九澤而成賦于中邦也故堯舜有禹而
後能成放勳重華之治孔子有孟子而後人知
金聲玉振之尊禹有功于天下萬世之人以有
功于堯舜孟子有功于天下萬世之道以有功
于孔子是以孔子爲堯舜故曰不在禹下也抑
禹奠川敷土方堯在而舜攝之時苟非堯舜固

無以命禹特于舜成無爲之治于堯成巍巍之
功是禹之功固歸之堯舜者也孟子七篇之書
實祖孔子繫易之辭曰性善即孔子所云繼之
者善也曰仁義亦即孔子所云立人之道曰仁
與義也苟非孔子實無以興起孟子故曰願學
曰私淑亦歸功于孔子者也是又同也嗚乎戰
國之不爲春秋春秋之不爲唐虞者時也即戰
國而爲春秋僉即春秋而欲唐虞萬世者則堯

舜與禹禹與孔孔與孟後先一揆功俱相等正
何必斤斤焉較其爲帝爲王爲聖爲賢德有大
小遂謂其功有殊量也哉

樂毅不拔二城論

樂毅爲燕上將軍起兵伐齊六月之間下七十餘城獨莒與卽墨三年不拔夏侯太初以爲庶幾湯武蘓子瞻以爲行王道之過方正學則以爲威力强服其心肆其氣怠士卒之銳已挫故不能拔二城夫以毅比湯武行王道固過矣而謂毅恃威力毅雖威焉能下七十餘城若是之速哉方其乘勝長驅卽爲之禁侵掠顯逸民寬

賦斂除暴令修其舊政而齊民喜悅又祀桓公管仲于郊表賢者之閭封王蠋之墓此七十餘城所以望風效順而樂爲郡縣也彼莒與即墨特二邑耳縱不即拔何損于垂成之功九里而壘且令曰城中民出者勿獲困者賑之使即舊業二邑之民勢亦悅服矣不則田单何以旣行反間騎刼已代將而宣言劓卒掘墓始激之出戰耶激而後戰則前之無戰心可知也是毅雖

不能如湯武以純心行王道亦豈徒恃威力而肆且怠者原其心不過始終假仁義而圖有完名也夫假仁義者乃定霸之大功聖人之所以予管仲也管樂同稱孔明所比夫何病于毅哉其後奔趙爲望諸君猶垂涕泣以止謀燕報書燕昭諄諄明所以事先王之心不以身托外國而忘其恩義往來通燕終全令德又豈衞鞅吳起之流所可擬其萬一哉

留侯擊始皇論

夫人苟慨慷于大義奮然而有爲故雖志士仁人勢值其窮不得已而亦行遊俠之事其事之遂與不則任之天焉事之遂也義之伸也天祐其衷也其不也非天眷伊厚也亦長其惡而終斃之則猶是志士仁人奮然一舉之所爲也若留侯之募力士以鐵椎狙擊秦爲韓圖報實得春秋復仇之義而蘇子謂其不忍忿忿之心以

匹夫之力而僥倖于不死非薄是舉也跡其始事有類荆軻聶政之所爲而實嘆其後之能忍就大謀也丘瓊山遂謂褫始皇之魄而倡群雄之心皆一擊之力則又事後之論也夫以政之雄豈一刺客所能動良之椎猶軻之匕首也軻且揕袖而奚以盖肆滅六國併天下迨秦勢益張天下豪傑喪氣略盡鋒不可犯而勢未可乘故曰祖龍不死劉項不興扶蘇克立天下晏然

又安得而倡之耶爲子房者既不能吹五國已冷之灰合韓餘燼以求燃于滔天之水復不能逆知有二世者且罪盈怨滋爲天下叛姑忍隱以待群雄而冀爲帝者師五世相韓一身報國不得已而于萬乘千騎之中逞其一擊固意其必中也其誤中者則天也志士仁人初不計天之尚未厭秦也政果斃即殺身何恤故知十日之索自免以免力士猶其餘術非子房之始心

也是心也固圯上老人之所矜重而非爲之深
惜也且夫政之亡以佚遊果褫其魄必懼而簡
出益爲自固之計則良之椎適政之鍼也然政
恃其才略剛愎不撓更以天命自驕謂前不死
于軹今不死于良雖至猛之士屢不能中于其
所忽而益恣睢敢爲卽復築長城建阿房以至
焚書坑儒其惡會不少悛乃以遊死沙丘是則
椎之末中正其所以深中之歟故曰長其惡而

終斃之則猶是志士仁人奮然一舉之所爲也

漢封張耳爲趙王論

韓信破趙張耳與俱拔幟背水皆信功耳特祿碌因人耳是時燕又風靡而信不自請王乃以耳請漢不封信卽以封耳說者謂信退處而僞讓耳高帝不及覺智如良平輩亦偶踈于此使信生心至破齊而因祇以假王請儻蒯通說行則漢之大事去矣夫信高帝之所疑也卽信不爲請固欲以封耳耳葢高帝之所信也才卽不

遠信其初從陳王勸以帝業而涉不從迨與陳餘畧趙地豪傑響應不戰而下數十城即立武臣說以徇燕代收河內以制楚其才識亦有大過人者高帝皆聞之又帝布衣時會久與遊而習知其心當信旣定魏帝已忌矣適請兵北舉遂遣耳與俱實以所信者監其所疑也一請遂封謂足以殺信之勢而適合乎遣俱以監之心不然何以信請假王而怒耳封眞王而不疑也

夫詐不知拔幟背水皆信功而不及覺其僞讓哉且良平輩亦稔知信有雄心尚欲東擊齊南絕楚其志未畢姑可不王使信即欲王不王即生心則良平輩蚤已躡足附耳不封耳而封信矣又豈智謀之疎乎嗟乎爲人臣者當爲人主所信毋爲人主所疑疑則功蓋天下而不免于誅信則雖碌碌因人而富貴壽考福澤延于子孫故君子觀于耳之所以王而又可以風矣

韓信以猶豫伏誅論

甚矣臣子二三之心不可以與爲忠也心欲逆而二三焉猶可轉而忠既欲忠矣而乃二三焉自必轉而逆縱不即轉而逆其猶豫疑貳之見終不足以全令謀而保令名千古純忠之臣心有所主有主則一一則斷不待再計于前自無所渝于後即所遇不幸忠以逆名而後世猶得共白其心如淮陰伏誅有以功大報薄而惜之

著有以自反致死而訾之者然則信果不忠而反乎抑不反而忠乎謂其不忠而反則陳豨之監趙代兵其初自喜下賓客不過冀得俠名耳使周昌不忌高帝召之不急豨固不反也信安得驟托腹心不屏人不耳語而使舍人知之哉既不反而忠矣何以又有不用蒯徹之計之悔也方徹之說信信果忠即當以嚴詞謝之奚必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耶夫高帝相遇之厚

載以車衣以衣食以食而嚮利倍義此不待再
念者也高帝嘗入其壁兩奪其軍是信之所素
畏服者念之恐復爲禽也而又惑于徹之論故
猶豫不決以不忍倍漢爲辭耳當是時漢已大
定而信不忍倍之其初在固陵楚大破漢軍是
眞危急存亡之秋而信與彭越皆不肯至曾不
念相遇之厚載以車衣以衣食以食而死人之
事耶故曰不忍倍漢者特文其猶豫之辭耳且

假王有請已非純臣之心即不用徹計而死豈
爲始終不渝猶足全令謀而保令名矧復恨乎
吾得議之曰信無反事不無反心終以二三見
殺故表而出之以爲忠而不斷者戒

漢黨錮諸賢論

東漢周福房植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各樹朋黨漸成尨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遂自此始汝陽宗資南陽成瑨各以范滂岑晊爲功曹而二郡又有主畫諾獨坐嘯之謠及大學諸生三萬餘人以郭泰賈彪爲冠與李膺陳蕃王暢等更相褒重于是中外承風競尚臧否自公卿以下皆畏其貶議屣履到門後且以三君

八俊八顧八及八廚之稱互相標榜以至鉤黨禍成望齋曰黨錮之禍諸賢所自取也惟聖不云君子和而不同羣而不黨乎謹言慎行不徒明哲保身實相自全善類養國家之元氣還裨益于朝廷是古聖賢不仕之大經濟也諸賢不過以言語之微逞快一時而閉門却掃如劉勝者杜密反譏其隱情惜已自同寒蟬殊不知貽戚身家諸君子皆從殄亡清議之害可勝言哉

古聖賢仕則行其道師師濟濟不以私相朋比即不仕而退亦惟潔身進德獨殷殷于世道人心以立言而垂教風俗由之淑運會由之挽故于獨善之中而寓兼善之用石隱尚所不取又何取乎以言喪身且以傾人者耶

漢昭烈顧命武侯論

嘗讀季漢書而深悲嘆于昭烈之賢起自涿郡本伸大義討賊翊扶漢室非欲取天下以自利者也其間顛越于羣雄百敗而志不折即至割鼎屹峙保有川基及聞獻帝被害乃即位武擔夫豈其心哉觀其病篤謂武侯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是心也固堯舜官天下之心也

非其慷慨激烈出于一時之言實由數十年艱難困苦信義服人者惟此扶漢滅魏之心昭如日星既不得已繼絶以續統使傳子不才自將終歸于魏又明知禪非丕比未必能定大事與其漢亡孰若魏滅魏果滅即不漢焉而素志亦以伸知子莫若父當其命名曰禪之義安知不即有傳賢之意乎故曰非欲取天下以自利者也然不于身禪武侯而欲其自取則又何也武

侯亦必乎扶漢者也忠誠相孚君臣如一人亦逆知其必不取知其必不取而猶惓惓爲是言要其臧魏之志委曲懇至而作此無聊之極思竟致後主生隙宮府異體而漢卒以亡是則可悲也夫是則可悲也夫

魏元忠勸破李敬業論

武曌乘唐中衰攘竊神器始李勣一言勸成其子敬業乃能起勤王之師匡復唐室百世後讀駱賓王檄未嘗不嘉嘆敬業之爲義舉也論者亦謂敬業敗則武后愈安而唐愈危魏元忠獨以天下安危在茲一舉而勸李孝逸破之則何以故夫敬業蓋盜忠義之名而遂叛逆之實者也本以坐事遭貶及弟敬猷唐之奇杜求仁等

相失職怨望而倡是亂特以匡復廬陵爲辭耳使從魏思温之計直指河洛爲山東豪傑蒸麥伸鋤所助將何功之不建乎乃聽信薛仲璋金陵王氣之言先取常潤謀巢穴定覇基以圖中原是則賊也當是時曌雖改元猶未改周不過欲自爲天子耳帝初遷均天下猶唐也儻亂臣賊子因之革命是唐未亡于周而先亡于徐矣敬業又以可乘之機握必勝之兵唐之危實莫

危于此若元忠者卓識偉議可謂一言定國獨恨敬業敗則武后果愈安矣抑敬業本賊子也勣嘗自謂亡賴賊矣爲殺人賊爲佳賊矣故以之決戰勝則可以之定大計宜其懵不知而且以爲厲階生子不才固欲焚死于山又謂其弟弼許先撾殺則是敬業之爲賊子賊父已自知之謂其能匡復爲義師耶以不軌之心身名俱敗而重禍國家唐室之不絕如綫皆乃父子爲

之百世而後可勝恨哉

周世宗不問柴守禮犯法論

柴承周統稱守禮爲元舅優其俸給未嘗至大梁遂于洛恃勢恣橫至以小忿殺人世宗聞之則妨于情矣不問則又妨于法然則法與情之間果無兩全之術以權輕重而執中乎合于孟夫子之論舜推父子之重必棄天下如敝屣方謂之通權然當五代之時世宗雖明達英果爲十二君中之令主而以身嗣郭旣不能立柴氏

宗廟以別生分類正本始以示天下而尊守禮
爲太上皇乃欲如大聖人之竊負而逃實亦難
矣抑其心亦非果忘父者也元舅處之固失正
名之義而屈法受過不可謂非天性之眞況當
時無執法之皐陶有司旣不之詰則世宗之知
而不問也固宜夫以有所受之法令至殺人之
重元舅非至尊恣橫將無已終何以解天下之
議而服其心惟當刑守禮之從如洛人所指爲

十阿父者于中殺一人以謝天下使守禮知戒而斂抑並以安洛人而快其心庶情以盡而法以伸此當五代之世差爲兩全之術權輕重而執中者與

宋仁宗謂吳育嫉惡大過論

君子小人勢不並立若薰之與蕕而苗之于莠也小人之待君子外寛而中嚴恒出其不意以陷君子君子之待小人少爲姑息則爲其所陷而不自知小而身名大而國計爲禍甚烈嫉之誠不可不嚴也嫉之所以屏之利在朝廷不爲身也宋之吳育在政府遇事敢言固所謂君子人也仁宗既以爲剛正可用已又顧謂近臣以

嫉惡大過惜之是謂不當過耶是欲其姑容忍以全育耶夫剛正之與柔邪嫉之固其所也不嚴則其防不峻不大嚴則柔邪者猶且伺隙而動焉故寧以其峭直不喜于小人斷不容其潛萌暗長于不及覺之中剛正之謂何而顧欲少容忍耶吾觀慶曆以後君子滿朝如歐陽包趙文富范韓非有嫉惡之過者而奚以濟濟然共培四十一年之仁澤在仁宗恭儉慈恕素仁柔

有餘剛武不足遂不覺易而爲是言其或有取
于易所謂遠小人不惡而嚴者乎在遯之義本
謂君子不必嚴厲聲色而疾之已甚但持己以
莊處事以正則彼小人者自不能近此亦其遯
時處己待小人之法不致怨尤以自危耳若夫
立朝之際陰陽消長國運之所以隆替我不爲
小人所喜卽逞其伎倆不過陷及一身倘使之
隱伏而覬覦焉一肆其志則禍在天下爲國者

顧安得多嫉惡大過之人而日與屏小人哉